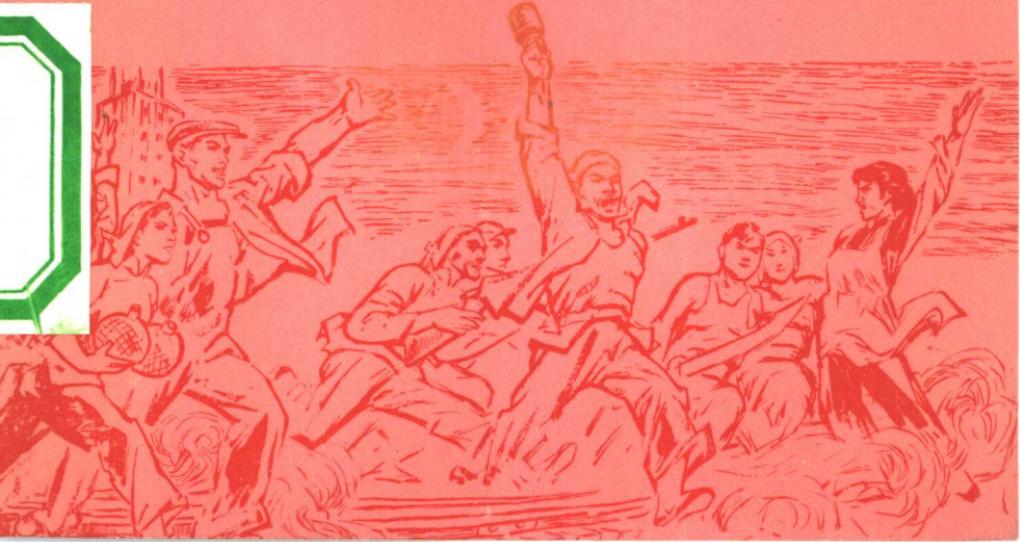


天津民兵革命斗争故事

TIANJINMINBINGGEMINGDOUZHENGGUSHI



天津民兵革命斗争故事

田斌轩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民兵革命斗争故事

田斌轩 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 5/8 字数44,000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72·27

每册：0.20元

毛主席语录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我们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于民兵制度是喜闻乐见的，……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就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将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

兵民是胜利之本

目 录

列车上的战斗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1)
严惩杀人魔王	五二八七三部队 五二八六九部队	联合报道组 (4)
虎口拔牙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7)
严惩叛徒么宾	天津市蓟县民兵报道组	(13)
截粮伏击战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15)
三支驳壳枪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20)
闹市夺枪	天津汉沽盐场 红盐兵	(27)
刘家房子围歼战	天津市南郊区民兵报道组	(31)
截击军列车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36)
智取炮楼	天津市汉沽区民兵报道组	(41)
巧炸百孔桥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48)
夜夺“洒金塔”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52)
巧阻顽敌	天津市南郊区民兵报道组	(58)
飞车夺枪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61)
严惩海匪	天津市汉沽区民兵报道组	(65)
伏击歼敌	天津汉沽盐场 红盐兵	(68)
小侦察员杨乐忠	天津市蓟县民兵报道组	(72)

列车上的战斗

一九四三年冬，天津汉沽地区的一个民兵组织——抗日民先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党的领导下，经常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一天凌晨，民先队深入到戒备森严的汉沽镇，准备执行上级交给的一项新的战斗任务。区武委会主任李新勇同志向大家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说：“今晚从唐山开来的列车上，有一个伪治安军的上校军官要去北平，上级要我们想办法抓住这个舌头！”接着老李和大家一起研究了行动方案。

这天傍晚，汉沽车站的票房前挤满了旅客，人来人往，闹闹嚷嚷。几个装扮成旅客的民先队员在排长毕洪志的带领下，混在买票的人群里面。在进站口，汉奸和鬼子如狼似虎，挨个搜查旅客。毕洪志他们早有准备，手里晃着“良民证”，随着人群进入了车站。

列车进站了，旅客们纷纷向车厢门口拥去。民先队员们不慌不忙地按预定计划，分别上了各节车厢。队员杨银田上车后，看到一等车厢的门紧关着，而且门上还挂着布帘，里面什么也看不见。他心里愤愤地说：“关

门也保不了险，等会再找你算账！”他扭头朝二等车厢挤去。杨银田刚走到二等车厢门口，不留神把刚从厕所出来的鬼子小队长碰了一下，这家伙二话没说，照着杨银田就是一个耳光。杨银田顿时火冒三丈，正要动手狠揍鬼子，但他猛然想起了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只好强压怒火，装出笑脸进行解释，暂时忍下了这口气。鬼子小队长摸着腰间的手枪说：“你的，小心死啦死啦的！”叽哩咕噜地骂了一阵才离去。这时，列车开动了，那个鬼子小队长站在车厢门口，眼望着前方。他哪里想到，这时



身后的杨银田正悄悄地向他靠近。突然，杨银田用尽全身力气，照鬼子的前胸狠击一拳，鬼子被打得倒退了好几步，慌忙去腰间拔手枪，哪知枪早已握在杨银田的手里。这家伙急红了眼，恶狠狠地向杨银田扑来，妄图作垂死挣扎。杨银田怕误伤旅客，没有开枪，随即和鬼子在车厢里撕打起来。鬼子小队长哪是杨银田的对手，杨银田把鬼子摔倒后，对准鬼子的脑袋，叭！叭！就是两枪，结束了这个胖家伙罪恶的一生。

在另外几节车厢里的民先队员们也立即动了手，并很快地解决了战斗。这时，排长毕洪志带领几个队员押着伪车长从后面车厢走了过来，他看到地上死了的鬼子小队长，兴奋地说：“五个鬼子和两个伪车警全报销了，我们赶快到一等车厢去捉舌头！”在民先队员的威逼下，伪车长战战兢兢地打开了一等车厢的门，队员们疾速冲了进去。冲进车厢一看，七、八个伪军和那个上校军官正在睡觉，毕洪志大喊一声：“你们到站了！”这帮家伙才从梦中惊醒，乖乖地作了我们的俘虏。

在火车司机的协助下，列车在半道上停了下来，民先队员押着俘虏下了车。早已在这里等候他们的老李等同志，热烈祝贺他们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战斗任务。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插图 刘世铎）

严惩杀人魔王

山本是驻扎蓟县的日本特务队队长。他带着二百多鬼子和伪军，经常在盘山一带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到处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盘山人民恨透了山本，骂他是“杀人魔王”。蓟县盘山地区的民兵，对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更是恨之入骨，早就想干掉山本，为民除害。

一九四三年秋季的一天，盘山民兵班的同志们详细研究了除奸方案，当天下午，在班长丁福顺的带领下，投入了战斗。

他们来到离县城不远的敌占区许家台，与这个村的民兵取得联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力量。村里的一个汉奸地主立即把民兵来许家台活动的消息向山本报告了。民兵们早就预料到了这一手，他们断定山本闻讯后必来许家台“扫荡”，于是决定按原计划，在黄昏时悄悄地撤到许家台附近的深水村头。这里是县城通往许家台的必经之地，道路两旁长着齐腰深的的蒿草，正可伏击敌人。天黑了，民兵们埋伏在路旁的蒿草里，警惕地注视着前方。

夜深了，村庄、田野一片寂静。突然从村东头方向

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民兵们望去，只见黑乎乎的一群人狂奔而来，领头的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敌人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轻声说。班长丁福顺立即命令大家作好战斗准备。同志们怒火满腔地把子弹压进了枪膛，十几双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前方。敌人越来越近了，二百米，一百米，五十米。这时，只听丁福顺大喊一声“打”，十几支步枪同时开火，子弹象雨点似地飞向敌群，打得匪徒们象一群受惊的兔子乱成一团。老奸巨滑的山本也被打得晕头转向，他“呀，呀”地怪叫着翻身下马、组织反扑。这时，几十颗手榴弹又劈头盖脸地向敌群砸来，炸得敌人龟缩成一团。山本见大势不好，就双手举起战刀逼着伪军反扑。久经战斗锻炼的丁班长知道，树倒了猢狲才散，如不迅速干掉山本，战斗就会延长，敌人的援兵也可能很快赶到，敌强我弱，与我不利。他便当机立断，命令副班长坚守阵地，自己带领一个民兵朝敌人摸去。这时，凶恶的山本发现我方火力不太强，马上组织残兵败将准备反扑，说时迟，那时快，正在这刹那间，丁福顺和另一个民兵已猛插到敌群，大喝一声，“不许动”！枪口对准了山本的脑袋，只听“叭”的一声，子弹从他的脑门穿过，狗山本惨叫一声，狗熊似地倒了下去。伪军、特务们一看主子完蛋，也都象放了气的皮球软下来了。而我英雄的民兵却越战越勇，在班长丁福顺的带领下，向敌人发起了冲锋。顿时，战场上刀光闪闪。杀声阵阵，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五十多人折损了



一大半，残存者只得哭丧着脸抬着山本的尸体连滚带爬，狼狈逃窜。当敌人的增援部队赶来时，我机智、勇敢的民兵早已带着缴获的胜利品，安全转移到了盘山。

击毙特务队长山本，可给盘山和附近的人民除了一大害，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纷纷向民兵祝贺。特务、汗奸闻讯丧胆。从此，盘山的民兵更是信心百倍，越战越强。

五二八七三部队 联合报道组
五二八六九部队

(插图 南克)

虎 口 拔 牙

一九四二年，汉沽地区化工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成立了抗日游击队——“民先队”。遵照毛主席关于
“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
敌进行广泛地袭击”的教导，他们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先后在离汉沽较远的农村和沿海渔村建立起人民政权，
同日寇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抗日的烽火越烧越旺。

汉沽是宁河一带重镇，是天津和唐山之间的铁路交
通咽喉，驻有日寇的一个领事馆。驻守芦台县城的日本
侵略军宪兵队队长荣木，得到汉沽日特机关一四八〇大
队部送来抗日民先队活动的情报后，吓得心惊胆战，当
即去唐山与上司共谋鬼计，妄图垂死挣扎。冀东鬼子司
令官渡边在我八路军主力部队打击下，已到了黔驴技穷
的地步，只好换汤不换药，责令荣木把宁河县的日特组
织“新民会”抬起来，并派阴险狡猾的女特务刘四姐给
“新民会”当顾问，协助荣木把反动地主武装“棍团”
组织起来。

这“新民会”的骨干都是日寇进关时，在北京开办
的新民学院豢养的一群汉奸走狗，都是认贼作父杀害中

国人民的刽子手。尤其是“新民会”的“顾问”刘四姐欺压百姓，敲诈民财，无恶不作。这个女特务经常带领鬼子、汉奸到汉沽地区推行“强化治安”，给当地人民开展抗日活动造成很大困难，老百姓对她恨得牙根疼。根据上级指示，民先队决定深入芦台县城活捉刘四姐，坚决拔掉这个“钉子”。

一天夜晚，民先队员们悄悄来到大陈庄，在队员刘金顺家里召开了“诸葛亮”会，抗日民先队政委李太英和同志们一起研究“虎口拔牙”的战斗方案。“刘四姐是日特组织‘新民会’的顾问，我们如果从敌人巢穴里把她捉来，一是可以从她嘴里得到鬼子的重要情况，二是可以给鬼子、汉奸造成极端恐怖心里，使敌人不敢轻易出来扫荡。这样，既能巩固我们的解放区，又能扩大人民武装斗争。”李太英坚定的话语振奋着队员们的心。“对，刘四姐是鬼子荣木的姘头，一定知道鬼子的机密，把她掏来，对鬼子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大家表示赞同，个个摩拳擦掌，精神抖擞。毕洪志一听又要活捉汉奸、特务，忙说：“好哇，这下可该给这个女妖精点厉害尝尝了！”李太英了解同志们急切求战的心情，顺手摊开一张县城地图，说：“根据城里‘内线’同志提供的消息，刘四姐住在芦台八村中街，新民会就在她家的后院。这条街的东侧是鬼子一四一六特务机关，西侧是日伪警察署，大约各有一个排的火力。这个女妖精很狡猾，从不单行，昼夜出入都有护兵跟着，夜间经常去鬼子宪兵队

和荣木鬼混，有时蹲在家里和汉奸们整夜打麻将牌。前后门岗戒备森严，活捉刘四姐有一定困难。”李政委说到这里，刚想让大家出出智谋，急性子老陈插了一句：“政委，强取不行，就来智捉嘛！”经同志们讨论，终于研究出一个巧妙的作战方案。

初冬的夜晚，凉嗖嗖的。政委李太英和队员刘金顺、毕洪志、老陈等四人化装成汉沽日特机关一四八〇大队部的特务模样，他们把子弹推上枪膛，敞开机头，关上保险，枪口朝下插在腰间，大摇大摆地向县城走去。到了芦台三姑庙园子，李太英轻轻击掌三声，从不远的一棵大树下传来了三下有节奏的掌声，这是事前规定的与在城里给新民会做饭的“内线”老冯同志联系的暗号。老冯见到李太英，压低嗓音激动地说：“欢迎同志们为民除害！”李太英握住老冯的手，低声对三个队员说：“同志们！为乡亲们报仇的时刻到了。进城后要大胆细心，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许开枪。今夜一定要把刘四姐这个钉子‘拔掉’。”由老冯引路，他们顺利地绕过敌哨卡，直奔刘四姐巢穴。

“站住！干什么的？”守门的岗哨见有人奔大门而来，尖声喝问道。“我们是汉沽一四八〇大队部的，今晚有要事与刘小姐商量。”李太英学着敌人的腔调，果断地回答。老冯一边帮忙地说：“我有事出门，刚巧碰上这四位先生。这不，让我领着去见小姐。”这家伙斜眼瞧了瞧这四位不速之客，又看了看做饭的老冯说：

“皇军和小姐有令，凡生人一律过目证件。”李太英把早已准备好的日特标记“派司”亮了出来，这小子一看有“派司”，马上点头哈腰地说：“先生请进！请进！”有老冯引路，不一会儿，就到了东厢房刘四姐的卧室。刘四姐的妈妈刘老婆子听做饭的老冯说汉沽的上司请闺女作客，以为又要发外财了，忙说：“小女正在贾会长家玩牌，我马上去叫。”刘金顺忙说：“时间不早了，我们一起去吧！”老婆子说：“贾会长的家就在这院，诸位先生跟我来。”说着领李太英等人来到西厢房。在门口，李太英对老婆子说：“我们上司请小姐是去商量密事，不要嚷得全屋人都知道。”又把“派司”递给她，说：“这是我们的证件，请小姐过目。”老婆子连说“知道！知道”，扭身进了屋。李太英忙叫刘金顺、毕洪志作好警戒，专等刘四姐上钩。

屋里的刘四姐这时正和一伙汉奸玩牌，因为赢钱顺手，正在瘾头上，听到她妈妈说汉沽的上司请她作客时，连那个“派司”都没看一眼，便说：“有啥正经事，深更半夜还来请姑奶奶。”贾坏水讨好地说：“我替姑娘看牌，姑娘出去告诉来人，有事明天办，回来玩牌不迟。”刘四姐也想换换空气，这才跟着刘老婆子出屋门。刘老婆子知道闺女有个脾气，凡是她与男人在一起时，不许她干扰，所以从贾坏水屋里出来，她就回到自己的卧室睡觉去了。李太英见身穿粉红大褂的刘四姐来到身旁，不等她开口，便低声道：“不许动！”手枪早已顶

住了她的前胸。与此同时，老陈用匕首抵住她的前胸说：“嚷，就结果了你的狗命！”等她明白眼前几个彪形大汉是民先队时，象触电似的全身哆嗦起来，口里不住地念叨：“饶命！饶命！”

再说屋里替刘四姐看牌的贾坏水，自从当上“新民会”副会长以后，这小子抓夫、抢粮杀人、放火，无恶不做，是日寇推行“强化治安”的帮凶。前些日子他以安全和办公方便为名，搬进了刘家大院，和刘四姐混得挺热乎。刘四姐出屋去见客，贾坏水已无心玩牌，担心刘四姐真去汉沽，自己吃醋，他哪里料到，就在这刘家大院里刘四姐已成了民先队的俘虏。他看到刘四姐的皮大衣挂在墙上，便想借送大衣的机会，观观屋外的动静。没想到他刚走到门口，正伸着脖子往外瞧时，被刘金顺的两只大手掐住脖子，象从鸡窝里掏小鸡似地把这小子从台阶上拽了下来，毕洪志马上用毛巾堵住他的嘴，随后把他的双手反绑起来。李太英知道事不宜迟，



便命令把这两个汉奸带走。贾坏水拚命拖在地上不走，妄图拖延时间，等屋里玩牌的汉奸出来解救。老冯忙用大衣把贾坏水连头带脸裹了起来，他们押着刘四姐和贾坏水穿过前屋正房，来到大门口。李太英用袖内的手枪顶住刘四姐的后心，低声命令道：“出门时就说送贾会长去医院看病，说错一个字，当心你的脑瓜子。”守门的棍团团丁一看刘四姐出门，赶紧闪在一旁，站岗的一个伪治安军却睁着两只黑豆眼问道：“小姐，深更半夜地去哪呀？”刘四姐喃喃地说：“贾会长病了，送他去医院。”事情考虑的周到，办的利索，民先队押着刘四姐和贾会长绕过敌人哨卡，离开县城时，刘家大院那伙玩牌入迷的匪徒还在骂骂咧咧地争论输赢呢。

李太英等人押着刘四姐和贾坏水直奔汉沽沿海解放区，他们一气赶了几十里路，在辛庄庄前一个碾房里休息，不想贾坏水妄想逃跑，李太英手疾眼快，“砰砰”就是两枪，贾坏水即刻吃了伸腿瞪眼丸。刘四姐一见贾坏水这个下场，吓得跪在地上直磕头。

自从民先队活捉了刘四姐，处决了贾坏水以后，鬼子柴木和“新民会”的汉奸惶惶不可终日。抗日民先队的胜利威震四方，极大地鼓舞了汉沽地区人民的抗日热情，许多青年积极参加民先队，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贡献。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插图 吴长江）